

谭纳的英雄

〔美〕劳伦斯·布洛克 著 苏莹文 译

我是伊凡·麦可·谭纳。

我二十四小时不眠。

我参加各种见不得光的组织，
但我本质上是个无派无团体人士。

Lawrence Block

Here
Comes a
Hero

伊凡·谭纳系列 ⑥

「美」芬伦斯·布洛克 著
苏莹文 译

我的英雄 谭纳

Lawrence Block

Here Comes a Hero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英雄谭纳 / (美) 布洛克著; 苏莹文译. —北京: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1
ISBN 978-7-5113-3003-1

I. ①我… II. ①布… ②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
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62513号

HERE COMES A HERO by Lawrence Block

Copyright © 1968 by Lawrence Block

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© 2013 by The Chinese Overseas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, c/o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
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, a division of The Yao
Enterprises, LLC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2-8569

我的英雄谭纳

著 者/[美] 劳伦斯·布洛克

译 者/苏莹文

出 版 人/方 鸣

责任编辑/王亚丹

策划编辑/牛晓婧

封面设计/马顾本

版式设计/睿佳工作室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870mm×1280mm 1/32 印张/6 字数/150千字

印 刷/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3003-1

定 价/25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605959 传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1

在一个美好的十月午后两点三十分，我一把扯掉墙上的电话。米娜说：“伊凡，你把墙上的电话给扯下来了。”

我看着她。米娜七岁，一双大眼和满头金发，看来就像是立陶宛版、梦游仙境的爱丽丝。通常只要看着她，就足以令人感到赏心悦目。然而在当下，我眼神中的某种东西告诉了她，和平共存暂时是不可行的。

“我想，我要到公园去，”她小心地说，“和米奇一起去。”

“米奇在学校。”

“他今天留在家，伊凡。今天是犹太节日。”

米奇，出生时命名为米盖尔，并没有皈依特定的宗教组织，因而得以不受约束地，只要是在任何宗教团体成员可以留在家中

不去上学的指定纪念里，都可摇身成为该宗教理所当然的遵循分子。我对米奇，以及众多通往神明教化之道发表了些严苛的言论。米娜问我们有没有过期的面包，我告诉她不要指望我去记得这些事，厨房杂物明细是她的工作。她再度出现时，带了三片面包要给鸽子。这些面包看起来不太像是过期的样子。

“午安，”她用立陶宛语说，“我原谅你的情绪失控，并相信当我回来时，你会比较容易沟通。”

在我还没能拿鞋子扔她之前，她就迅速闪出门外。每当米娜端起女皇架势时，总是说立陶宛语。身为立陶宛独立后，首任且仅有的明道加斯王室唯一后裔子孙，她毋庸置疑的是位皇族。她曾经宣誓，立陶宛君主政体复辟后，将任命我担任她的首相，我把她的承诺和俄国沙皇时代发行的公债，以及美国内战期间的南联货币，同放在一个抽屉里。

我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米娜于是出门去毒害公园里的鸽子，我再度叹息，拿出一把螺丝起子，打开墙上电话这个小东西，重新组合起来。将怒火宣泄在没有生命的对象上可以表达出许多意念，尤其是这些东西如此易于修复。

花了大约十分钟，我将电话重新装好，相较于这个黑色小怪物在这一天里已经花掉的时间来说，这不过如弹指般短暂。打从早晨五点开始，电话就响响停停。因为既然我不睡觉，朋友和敌人都在任何时候恣意地打电话给我；在许多这样的日子当中，他们更是选定今天确切执行。

我原本打算在这一天全心致力于威廉·华兹华斯诗作与色彩象征主义关系的论文，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有些乏味，那么不

过是管窥蠡测罢了。这完全不是我会挑选来作论文的议题，但是由于不可知的原因，这正是凯伦·迪区的选择。迪区小姐是萨佛郡的一名学校老师，如果她能得到硕士学位，就能获得加薪。而我，则能因提供迪区小姐一篇合格论文，得到一千美金。即使是拿色彩象征主义作为主题，以一篇大约两万字的论文来计算，我写一个字就值五分钱。

不管怎么说，我仍得完成这篇该死的东西，然而电话却一直响个不停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把回答电话的工作交付给米娜，在大部分的时间里，她都能处理得相当得体。但这回却不然。米娜能说流利的立陶宛语、拉脱维亚语、英语、西班牙语和法语，德语和亚美尼亚语则勉强能应对，她上个夏天在都柏林时学了些爱尔兰语，此外，在某些时候还听得懂其他半打语言中的肮脏字眼。电话响了整个早上，米娜不停地接，各路丑角却一直用波兰语和塞尔维亚-克罗地亚语、意大利语，或其他在她理解范畴以外的语言说话。

最后，我终于把那具该死的电话从墙上扯下来，而米娜则逃往较宜人的场所。当公寓里的气氛稍微平静下来之后，我修好了电话，到目前为止，情况就如同各位所知的如此这般。

这是在我生命当中最为严重的错误之一。

电话坚毅地维持了一个小时的静默。我仔细探究华兹华斯，敲击着打字机，安静的电话使我放松警戒，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安全感。然后它响了起来。我接起电话，一个不熟悉的声音说：

“谭纳先生？伊凡·谭纳先生？”

我说：“是的。”

“你不认识我，谭纳先生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但是我得找你谈谈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我的名字是蜜丽安·霍洛维兹。”

“你好，霍洛维兹小姐。”

“是霍洛维兹太太，班哲明·霍洛维兹太太。”

“你好，霍洛维兹太太。”

“他死了。”

“抱歉，我没听懂？”

“班哲明，愿他安息。我是个寡妇。”

“我为你感到遗憾。”

“噢，到二月就满八年了。我在说些什么？九年，到二月就九年了。他不曾告病过一天，是个努力工作的人，好丈夫，从办公室回家时疲惫不堪，像风中残烛般倒地不起。是他的心脏。”

我将话筒换边，好让霍洛维兹太太能对着另一只耳朵讲讲话。她安静下来，于是我决定稍加激励。“我是伊凡·谭纳。”我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打电话给我，霍洛维兹太太。我不想，呃，对你没有礼貌，呃，但是——”

“我是为了我女儿，才打电话来的。”

我是为了我女儿，才打电话来。世上有许多三十好几的单身汉听到这些字眼，不至惊慌失措，但是这些人通常穿着粉色丝质

短裤，订阅体育杂志。我感到一股深沉又无法抗拒的冲动，想要挂断电话。

“我女儿德博拉有了麻烦。”

我女儿德博拉有了麻烦。

我挂掉电话。

德博拉·霍洛维兹怀孕了，我猜。德博拉·霍洛维兹怀孕了，她的糊涂老妈认定伊凡·麦可·谭纳是那个该负责的人，并正在以估量女婿或是人父斤两的方式打量他。

我站起身来开始踱步，猜想着，究竟是奉了哪个神明的意旨，让德博拉·霍洛维兹怀下身孕？她为什么没服用避孕药？她究竟在想什么？还有——

等等。

我并不认识任何名叫德博拉·霍洛维兹的人。

电话响，我接了起来，霍洛维兹太太的声音讲述着有关电话断线的种种。我插嘴告诉她，她搞错了，我甚至不认识她的女儿。

“你是伊凡·谭纳？”

“是的，但是——”

“地址在曼哈顿？西107街？”

“是的，但是——”

“你认识她，而且你一定得帮忙。我是个寡妇，孤零零一个人在世上，无处求援。你——”

“但是——”

“你认识她的，也许你不知道她的本名。年轻女孩们对名字总是有些花俏的想象。我记得当我十六岁时，突然间就觉得蜜丽

安不好，而叫自己蜜蜜。哈！”

“你的女儿是——”

“菲德拉，她这么称呼自己。”

我缓慢地、柔和地说：“菲德拉·哈洛。”

“真是什么想法都有。不管是名字还是姓氏，从德博拉到菲德拉，从霍洛维兹到——”

“霍洛维兹太太。”我说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霍洛维兹太太，我想你弄错了。”我深吸了一口气，“如果菲德拉——如果德博拉，假设她，呃，怀孕了，那么，我想这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你在说些什么？”

“我是说，假如情况是这样，我想你最好开始寻找闪亮的伯利恒之星^①。因为——”

“谁说了什么有关怀孕的事了？”

“你。”

“我说的是，她有麻烦了。”

“噢。”我想了一下，“你的确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她的名字配不上她，所以得改名。她的国家对她不够好，于是她飘洋过海。老天爷才知道她惹上了什么事。我一直都会收到她寄的信，但是信件却停了下来，接着我收到这张明信片。谭纳先生，我坦白告诉你，我担心她的小命。谭纳先生，让我来告

^① 据《圣经》记载，耶稣诞生时，东方三智者随伯利恒之星指引，前往耶路撒冷朝圣。——译注

诉你——”

我没挂断电话，“霍洛维兹太太，也许我们不应该在电话里讲这些事。”

“不应该吗？”

“我的电话被监听。”

“噢，老天！”

我认为她的反应可能有些过度。当一个人被认定是危险分子，或加入某些寡廉鲜耻并誓言以暴力推翻某某政府的组织后，这个人就会知道，除非有确切反证，否则每通电话都会被监听。中央情报局从未间断地监听我的电话，联邦调查局则持续监阅我的邮件。当然，也可能两者相反。我老是记不得。

“我必须见你。”霍洛维兹太太说。

“呃，我有点忙——”

“这个攸关生死。”

“呃，我正在写这么一篇论文，你知道，主题是，呃——”

“你知道我住在哪里吗，谭纳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在麻玛隆内克。你知道麻玛隆内克吗？”

“呃——”

她将地址给我。我没花工夫写下来。“你直接来找我，”她说，“我这里什么都有，迫不及待等着见你。”

她挂掉电话，几分钟之后，我才照做。

“我以前从来没搭过火车。”米娜说。她透过一扇非常肮脏

的窗户向外望去，看着肮脏的东布朗克斯区向后退。“谢谢你带我来，伊凡。真是一列美丽的火车。”

事实上，是可怖的火车。这是一列往来于纽约、纽哈芬和哈特福之间的通勤慢车，列车在五点多一点的时候驶离中央车站，几分钟之后，米娜和我在125街车站登上列车。尽管不够快，车子仍会载着我们到达麻玛隆内克。

我并没有真的计划要搭乘这一列或任何一列火车。正因如此，我没有记下霍洛维兹太太的地址。霍洛维兹太太在电话里就已经不甚讨人喜欢，和她本人面对面，保证情形更糟。也许这是菲德拉自找的，但若她身陷困境，我相信她绝对可以安然脱险。像霍洛维兹太太这样的母亲如果有了像菲德拉这样的女儿，总是会放不下心。通常，这的确有道理，但是当她们的母亲试图采取行动时，总是无可避免地让事情每况愈下。

“我没有看到任何动物。”米娜说。

“你看不到的，那是布朗克斯区。”

“我以为我们可以看到布朗克斯动物园。”

米娜对动物园有一种无法满足的热情。我帮她简单介绍了布朗克斯区的地理位置。我觉得她没费多大心思在这上面，因为她继续告诉我，她曾经和凯蒂·巴塞里恩去过布朗克斯动物园，还有当我们在都柏林的时候，雅蕾特·莎泽哈也带她到当地动物园去，以及她好几次同意让菲德拉陪伴她到中央公园的儿童动物园。米娜有种不可思议的本领，可以操纵人们来从事这项活动。我经常怀疑，她是否认为我之所以陷入情网，完全是因为要提供人手来带她前往动物园。

我闭上双眼，思考着威廉·华兹华斯，自从与非德拉的母亲说过话后，我就没有能如此做了，反倒是在两个小时里，我将大半时间花在瞪视打字机上的纸张上，脑子里想着非德拉。我不断告诉自己没什么值得担心的，更别说反正也是无计可施。但是事实仍旧是如此。当思绪正忙着去烦恼一个拥有着曼妙身躯、虚幻名字和无暇贞节的十八岁处女的下落时，要专心构思一篇该死的论文，实在也不太可能。

在希腊委员会为垃圾清运解决方案所举行的一场宴会上，非德拉·哈洛走入了我的生命；或者说，是我踏进她的生命。今年二月期间，数以吨计、层层堆集的垃圾组构出纽约的景观，等待着垃圾清洁工作人员的罢工问题解决后，好得以清运。在纽约，随时都有人在罢工，这一次轮到了垃圾清洁工。整个城市浸在及臀的马铃薯皮和空的塑料容器中，成群的鼠辈离开藏污纳垢的栖息处，上街来找奶酪。也许这足以说明纽约的现状：一直到罢工的三天之后，才有人发现异状。

无论如何，一群包括了某知名女星，以及十二位餐饮界大老板的希腊裔美国人团体，决定挺身而出，安排“送垃圾到希腊”活动。一般认为，这是某种类似打包的可行替代方案：花五块美金，就可以寄送十磅垃圾到雅典去，如此一来，一方面可以帮助清理纽约；再者，也得以好好表达对希腊军事独裁政权的看法。

结果，罢工在接下来的十天内就达成协议，这项活动于是没能启动（垃圾最后倒是真的被搬运清除干净）。反正我也不认为事情会有更多的发展。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在博取报纸版面，悲哀

的是报导篇幅小到毫不起眼。然而这群人还是保持了团队精神，在复活节前夕举办了一场宴会，以庆祝冬天的结束。这场宴会本身极其成功。泛希腊友谊协会纽约分会全员到齐，协会创办人倾囊提供了诸多会员餐厅的食物及饮料。除了烹调方式五花八门的各式羊肉、松子葡萄干米肉炖饭、蓬松黏蜜的面团布丁、核果以及蜂蜜等点心之外，还有葡萄酒。

老天爷，真的有葡萄酒！一箱又一箱的希腊传统蕾姿欣娜、罗帝堤和玛芙若达芬。美酒搭配佳肴，琼浆玉液陪衬激昂的演说，当乔治·帕帕斯拨弄乌德琴，史塔佛若斯·梅尔寇拍击着铜鼓，凯蒂·巴塞里恩献上热舞向希腊的（以及性欲的）自由致敬时，更是少不了酒。

菲德拉·哈洛站在宴会厅的角落，用半加仑装的酒壶喝着蕾姿欣娜。光滑的深棕色发丝顺着脊背往下垂，几乎触及腰际，纤腰不及盈握，身上的其他部位倒不然。她穿的若不是超短迷你裙，就应该算是超宽版的腰带。这件服装的尽头，就是一双美腿的开端，包裹着贴身绿色网眼紧身裤，一路顺着美好的曲线，抵达套着鞋匠专为精灵订制的绿色麂皮尖翘拖鞋的玉足；原本设计应该是垂坠宽松的毛衣，裹在她的身躯上却服帖合宜。

我还没走到尽头，就看到了宴会厅那端的她，我瞪着她看，直到她看向我的方向为止，我们四目交缠，好像天生就该如此。我走向她，她将酒壶递给我，我啜，她饮，接着我们看入对方的

眼眸深处。她有大大的杏眼，双眸与发色相同，而我的眼睛则平淡无奇。

“我是伊凡·谭纳，”我说，“而你是神话与魔幻里的人儿。”

“我是菲德拉。”

“菲德拉，”我说，“希腊神话中阿丽雅德妮的妹妹，忒修斯的新娘^①，是你取了米诺陶的命吗？来到我的怀抱里，我容光焕发的男孩。”

“噢，愉悦的日子。”菲德拉说。

“而你会为了对西波吕特的爱而自缢吗？他不成材，是个笨拙的男孩，几乎不值得你去费神。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”

“不仅如此，还有第二次、第三次的相见。”

“菲德拉。眼前正值复活节，而菲德拉却为冬季划下休止符，舞池现在是寒冬。啊，你笑了，但这就是复活节真正的意涵。世界获得重生，基督复活，林木的汁液上升。你知道吗，离这里几个街区之外就有个好地方，可以恰如其分地来庆祝复活节吗？那里有个俄罗斯东正教堂，将这个特殊节日举办得极其盛大，充满歌声、高呼声和欢乐。来吧，我的菲德拉，现在这个宴会即将结束，”以上纯属虚构，宴会在之后热闹地持续了五个小时，“我们刚巧来得及赶上午夜的复活节弥撒，而且我爱你，你知道的——”

俄罗斯弥撒极其精彩。当我们在大约两点左右离开的时候，

① 希腊神话中，克里特公主阿丽雅德妮指引忒修斯到克里特国王的迷宫，宰杀怪物米诺陶，忒修斯之后拐跑阿丽雅德妮却又因故抛下她。忒修斯后来爱上阿丽雅德妮的妹妹菲德拉，但是菲德拉又爱上忒修斯的儿子西波吕特，后因不被接受而自杀，并写下遗书陷害西波吕特。——译注

弥撒还在继续进行。我们在十四街找到了家餐馆，口中啜饮咖啡，用眼眸品尝彼此。我询问她来自何处、住在何方，她引用奥玛^①的句子回答：“我随水而来，逐风而去。”接着进一步具体说出，她目前并无固定住所。之前她与两名嬉皮同住在东十街，但是在当天下午搬了出来。她说，大家随时都处在亢奋状态，没人真正在做事，她受够了。

“来我的地方。”我说。

“好。”

“来与我一起生活，当我的爱人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当出租车从下西区飞驰前进到上东区时，她将头安靠在我的肩上。“我有事要告诉你，”她说，“我叫作菲德拉·哈洛，十八岁。”

“我年龄的一半。你相信命理学吗？里面的意涵令人着迷——”

“我是处女。”

“真是太奇妙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呃——”

她的手指头在我的臂上施压。“我不是反对性行为的冷感女人，也不是女同性恋或什么的。我并不希望被诱惑，或是被说服来做这档子事。一直都有人试图——”

① 此指奥玛·海亚姆，波斯学者，以其诗作《鲁拜集》闻名。——译注

“这不难相信。”

“——但这不是我想要的，现在不是时候。我想要看遍世界，去发掘事物，自我成长。好了，说太多了，酒一喝多话就多，但是我要你了解这一点。如果你还愿意，我可以留在你的地方，和你一起生活，但不打算与你缱绻缠绵。”

当下我对这段话最为怀疑的部分，是菲德拉本身是否也相信自己的话。我自然是存疑的，甚至不相信她还是处子之身。长久以来，我一直觉得处女要不是神话虚构，就是已经灭绝了。在我看来，处女就是能跑得比她兄弟要来得快的七岁女孩。

于是在回家的路上，对于我们将会如何庆祝即将到来的春天，我胸有成竹，打算把沙发打理成床铺，将这名美好甜蜜的动人女郎拥入怀中，然后呢，呃，接下来就让各位去自由发挥了。

再仔细不过的计划，有时还是比不上变化，但菲德拉可不是。在公寓里，我惊讶地发现她竟然说到做到。她还是处女，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打算保持这个状况，她抱持着纯精神层面方式共享床铺的认知，与我同眠，并且不鼓励任何与性事相关的活动。

于是，我的确是将沙发打理成床铺，让她睡在上头，然后走进厨房替自己准备了一些咖啡，心不在焉地读了一些书。我告诉自己，不管是心事、月事或其他事，总是会有结束的一天。

但是，这段期间一直没有度过。菲德拉在我的公寓里住了约莫一个月，这可说是我一生中最为沮丧的时间。就其他任何层面来说，她都是最完美的客人——在我需要陪伴时担任最好的伴侣，当我有事时完全不扰人，是米娜理想的同伴，也是称职的厨

子和管家。如果菲德拉带来的愉悦纯然只在于性事上，那么我早就将她遣走了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如果当初我没有感受到她令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，也早就调整好自己，来适应她所希望保持、类似兄妹之情的关系了。除非有如同强暴犯般的精神状况，否则人们会视欲念为彼此你情我愿的一回事。情欲在单行道上走不久的。

至少从前的状况总是如此。但是现在不同了。我发现自己每天愈发渴望这个隔绝我于外的小女人，而无法到手的事实却越来越明显。眼前的解决方式，也就是找出个对于生活与爱情抱持踏实观点的女人，在理论上比实际可行。可悲的是，我并不是个单纯只图交媾泄欲的性饥渴青少年，能够改善这类状况的方法有很多，可惜我的问题并不在其中。当性欲有特定对象时，根本就没有替代方案，就好像给快要渴死的人吃一条面包是一样的道理。

这个状况一天二十四小时地持续了一个月，如果大家觉得这似乎会令人发狂，那就可能了解到重点了。度过了第一个夜晚之后，菲德拉便搬进米娜的房里，分享她的床铺，至少让我不必看她入眠。但即使是夜晚，她的身影也弥漫在公寓，使我的脑袋一片混乱。

然而，我却无法与菲德拉深入谈及此事。任何与这个主题有关的对话，只会让我的挫折感和她的罪恶感高涨，却无法拉近两者的距离，进而达成合理的结论。

“大错特错。”她会这么讲，“我不能在留下来，伊凡。你对我这么好，这对你太不公平了。我要搬出去。”

接下来，我会劝菲德拉留下来，担心她一离开，自己便会失